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 代际职业流动

汇报人：王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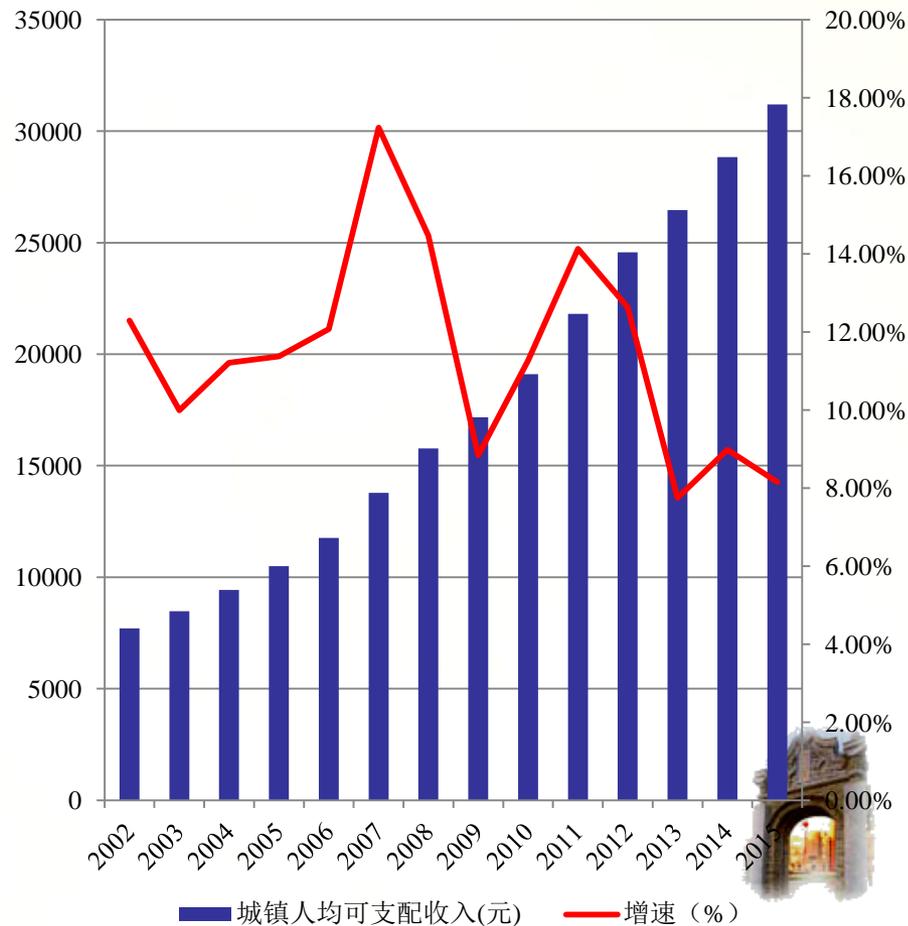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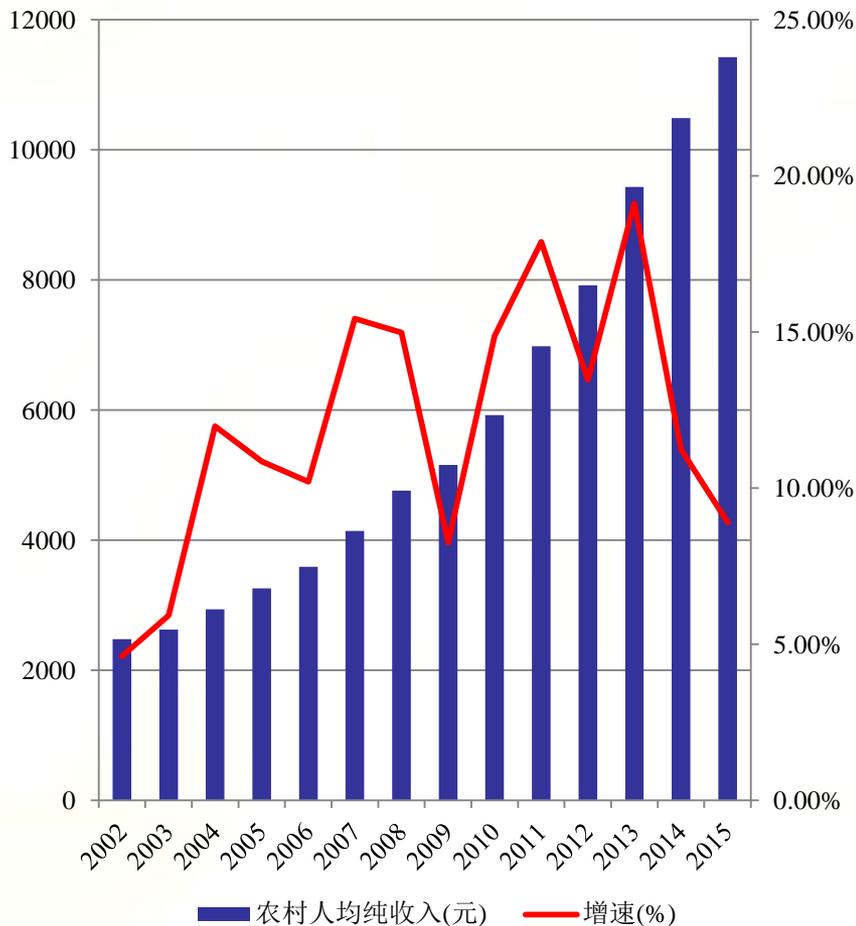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五、进一步讨论
- 六、总结与建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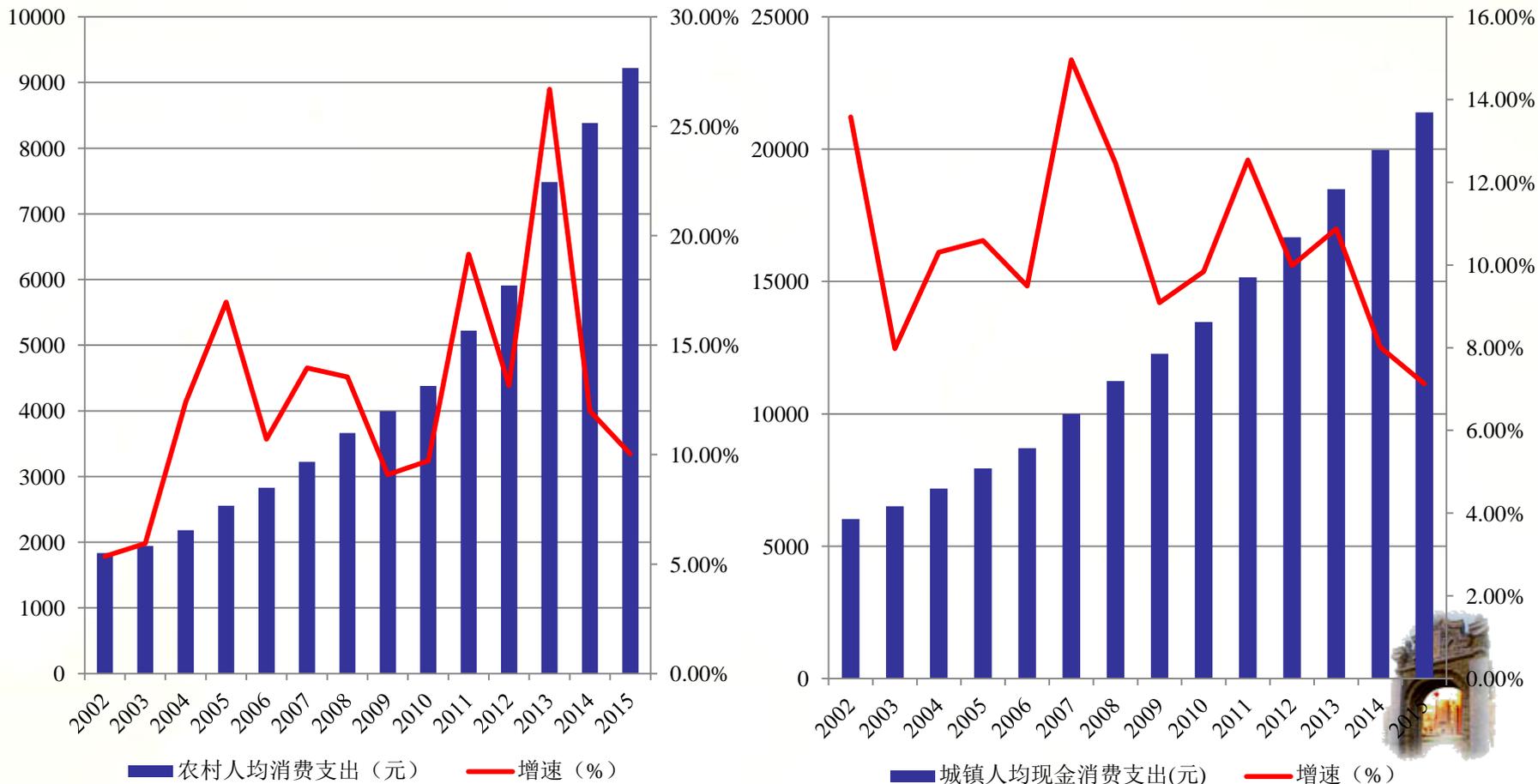
- 截止到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422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28.3%，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9个百分点。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截止到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9223元，比2013年实际增长19.5%，增速高于城镇居民3.7个百分点。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逐年递增，且明显高于城镇。

年份	城镇	农村	全国
2005	0.3389	0.3721	0.4563
2009	0.3332	0.3814	0.4549
2010	0.3274	0.3759	0.4441
2011	0.3277	0.3810	0.4383
2012	0.3154	0.3810	0.4293

数据来源：胡志军和谭中（2016）测算结果。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代际差异

- 代际收入流动（陈琳和袁志刚，2012；周兴和张鹏，2014）、代际职业流动（Corak and Piraino, 2011；Long and Ferrie, 2013）、代际教育传递等等。

机会不平等

- 由于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个人无法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外部环境等因素内在决定个人收入状况（陈杰和苏群，2016；权衡，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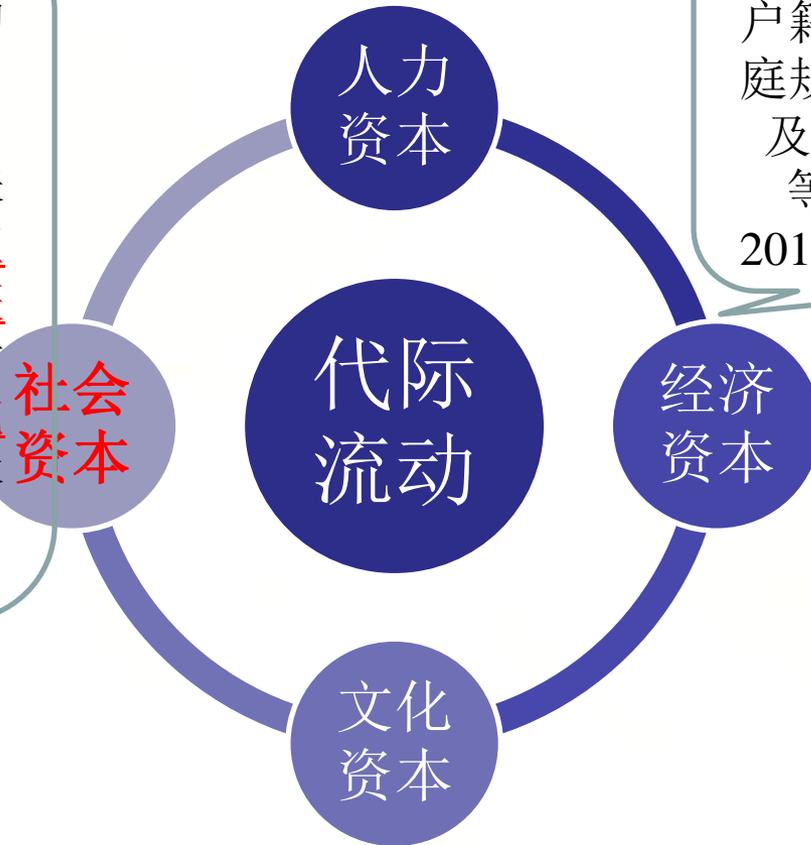
收入差距

- 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制度政策、个体特征、职业和行业因素、地区和社会关系因素、土地因素等（陈斌开等，2009；陈钊等，201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社会制度会对代际流动或家庭传递产生影响（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它不仅会带来社会流动障碍，还会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机会获取公平与否。而在农村地区，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可忽视。



个体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家庭收入、家庭规模、父辈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等等（陈钊等，2009；Li et al., 2012；谭远发，2015）。

- 社会资本是否会对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流动产生影响？影响机制是怎样的？面对不同的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其影响会不会有差异？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加速，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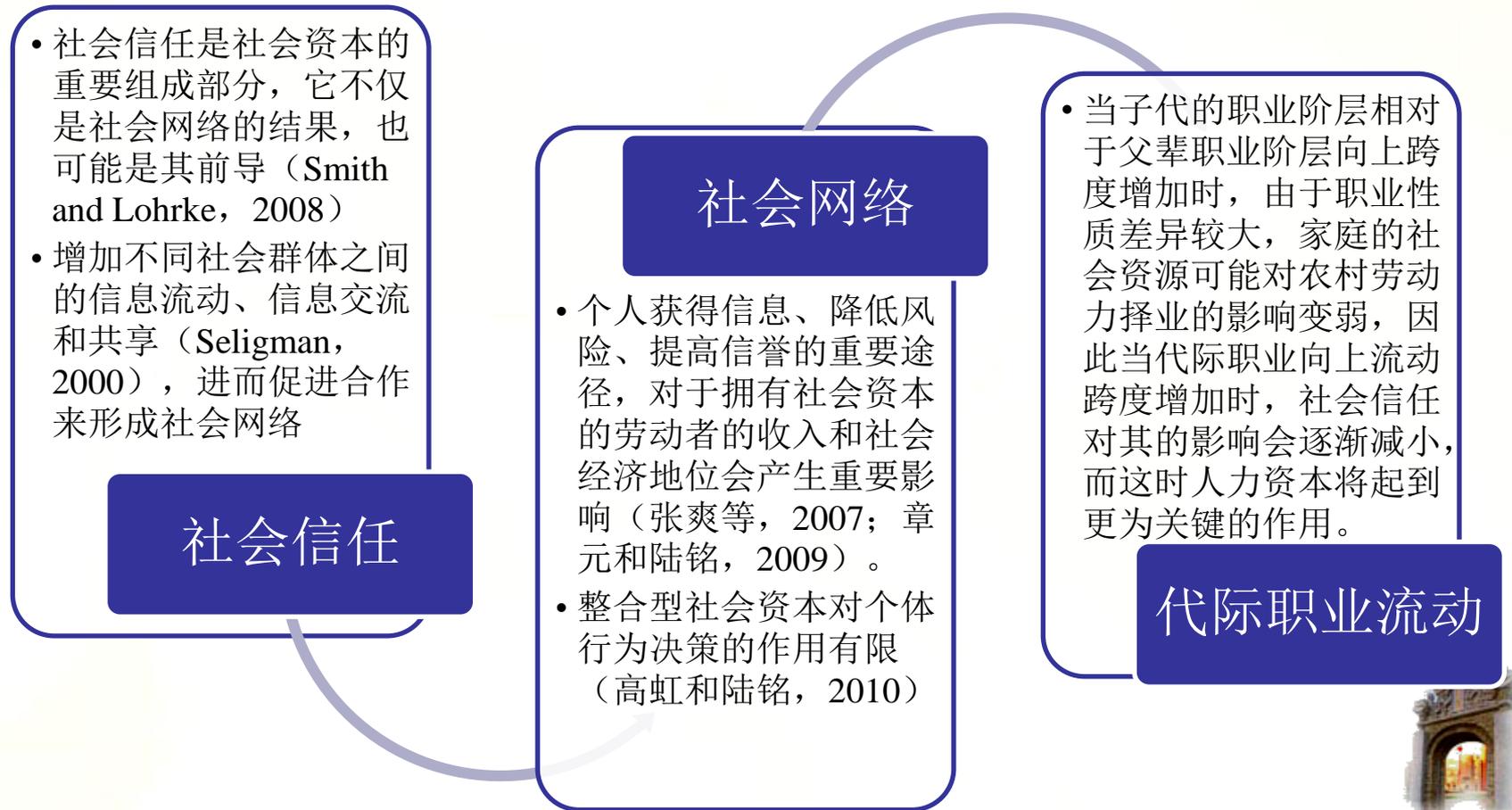


图2 理论框架图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假设一：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有正向作用；
- 假设二：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提高代际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 假设三：随着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跨度增加，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会减弱。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 (一) 数据来源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2010年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展开调查，2012年的追踪调查样本覆盖28个省市及自治区，13315户家庭，涉及到35719个居民，其中农村样本有7062户，共20112个居民。

删除其中子代年龄小于16周岁，父代年龄高于60周岁的样本，删除无职业对应的样本。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一，即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本文基于个体微观层面建立了子代劳动力相对于父辈是否发生向上职业流动的决策Probit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P(\text{Mobility}_{ij}) = \Phi(\beta_1 \text{trust}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M_j)$$

被解释变量是代际职业向上流动（Mobility）的0-1变量，若发生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含义是子代职业阶层高于父辈职业阶层。本文将职业阶层划分为六种，从高到低分别是：国家机关及党群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以及操作相关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及其他。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参照相关研究，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选取指标有两个：村居宗教场所数量以及村内最大姓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数据来源是2010CFPS出访调查样本，将其与2012年的追踪样本1进行匹配得到。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二，本文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社会信任与关系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其次再次采用Probit模型对关系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形式如下：

$$relcapital_j = \beta_1 trust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M_j$$

$$P(Mobility_{ij}) = \Phi(\beta_4 relcapital_j + \beta_5 X_{ij} + \beta_6 M_j)$$

关系资本量从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强度两个方面选取相关衡量指标，最终选择春节期间朋友拜访数量、家庭年赠送礼金额，收到礼金额以及礼金往来总额四个变量。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三，本文根据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跨度对其进行划分，分为6种流动模式，进而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形式如下：

$$y_{ij}^* = \beta_1 trust_{ij} + \beta_2 X_{ij} + \beta_3 M_j + \varepsilon_{ij}$$

$$y_{ij}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_{ij}^* < cut1 \\ 1, & \text{if } cut1 < y_{ij}^* < cut2 \\ \dots\dots \\ 5, & \text{if } cut5 < y_{ij}^* \end{cases}$$

其中， y_{ij} 的取值从0到5，分别对应代际职业流动跨度从小到大， $cut1$ 到 $cut5$ 为潜变量的临界值，在Probit模型框架下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 (三) 变量选取及说明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发生职业流动 (N=1833)		未发生职业流动 (N=526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	0.519	0.500	0.489	0.500
智力水平	5.244	1.118	4.920	1.211
年龄	41.81	11.64	47.30	11.56
性别	0.308	0.462	0.480	0.500
父辈年龄	71.55	14.82	77.46	14.30
父辈文化程度	1.763	1.010	1.428	0.918
父辈党员身份	3.668	0.956	3.677	0.944
父辈担任职务	0.020	0.141	0.013	0.114
父辈家庭规模	2.724	1.815	3.323	1.927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假设一

表2 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1)Probit	(2)Probit	(3) IVprobit	(4) 2SLS
社会信任	0.023*** (2.23)	0.059** (1.82)	1.676*** (8.97)	0.094*** (2.80)
智力水平		0.066*** (4.56)	0.039*** (2.66)	0.020*** (3.19)
年龄		-0.022*** (-8.49)	-0.014*** (-3.73)	-0.007*** (-6.06)
性别		-0.458*** (-13.20)	-0.160** (-2.01)	-0.079*** (-3.22)
父辈年龄		0.002 (0.83)	0.001 (0.54)	0.0003 (0.30)
父辈文化程度		0.121*** (6.30)	0.033 (1.25)	0.018* (1.61)
父辈党员身份		-0.012 (-0.69)	-0.014 (-0.99)	-0.006 (-0.78)
父辈担任职务		-0.007 (-1.33)	-0.003 (-0.77)	-0.002 (-0.69)
父辈家庭规模		-0.045*** (-4.64)	-0.015 (-1.39)	-0.008** (-1.7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0001	0.074	-	-
Wald统计量 (P值)	-	-	15.37(0.0001)	-
N	7101	7101	7101	710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假设二

表3 社会信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回归估计

	(1)春节期间朋友拜访数量	(2)赠送的礼金	(3)收到的礼金	(4)礼金往来
社会信任	0.484***	120.680*	128.391	249.071**
	(2.84)	(1.95)	(1.60)	(2.18)
智力水平	0.125*	155.246***	129.693***	284.939***
	(1.79)	(5.54)	(3.75)	(5.60)
年龄	-0.065***	-16.494***	-8.587*	-25.081***
	(-5.17)	(-3.72)	(-1.81)	(-3.34)
性别	-0.369**	-63.712	-209.793***	-273.505**
	(-2.14)	(-1.05)	(-2.66)	(-2.44)
父辈年龄	0.015	9.442**	-6.081	3.361
	(1.34)	(2.40)	(-1.43)	(0.50)
父辈文化程度	0.208***	146.875***	60.661	207.536***
	(2.41)	(4.26)	(1.17)	(2.94)
父辈党员身份	-0.298***	6.650	-72.729	-66.079
	(-2.66)	(0.22)	(-1.45)	(-0.99)
父辈担任职务	0.005	2.422	-5.472	-3.050
	(0.18)	(0.26)	(-0.44)	(-0.17)
父辈家庭规模	-0.015	2.968	-58.976***	-56.008*
	(-0.33)	(0.15)	(-3.26)	(-1.84)
常数项	5.785***	1051.634***	1537.732***	2589.366***
	(7.60)	(3.53)	(3.33)	(4.13)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014	0.021	0.023	0.024
N	7101	7101	7101	7101



四、实证结果与分折——假设二

表4 社会网络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回归结果

	(1)	(2)	(3)	(4)
春节期间朋友拜访数量	0.002***			
	(3.48)			
收到礼金对数值		0.030***		
		(6.21)		
赠送礼金对数值			0.046***	
			(9.50)	
礼金往来对数值				0.038***
				(8.41)
智力水平	0.020***	0.028***	0.017***	0.017***
	(4.50)	(4.57)	(3.67)	(3.72)
年龄	-0.007***	-0.008***	-0.007***	-0.007***
	(-8.32)	(-6.83)	(-8.10)	(-8.16)
性别	-0.139***	-0.136***	-0.141***	-0.139***
	(-13.61)	(-9.45)	(-13.85)	(-13.76)
父辈年龄	0.0005	0.002*	0.0004	0.0004
	(0.78)	(1.66)	(0.65)	(0.70)
父辈文化程度	0.037***	0.041***	0.035***	0.034***
	(6.24)	(4.67)	(5.87)	(5.85)
父辈党员身份	-0.003	0.007	-0.004	-0.004
	(-0.59)	(0.81)	(-0.80)	(-0.79)
父辈担任职务	-0.002	-0.004*	-0.002	-0.002
	(-1.33)	(-1.71)	(-1.32)	(-1.31)
父辈家庭规模	-0.014***	-0.009**	-0.014***	-0.014***
	(-4.65)	(-2.17)	(-4.82)	(-4.6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076	0.098	0.087	0.084
N	7101	3332	7101	7101



四、实证结果与分折——假设三

表5 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决策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5)
社会信任	0.012** (2.50)	0.007** (2.49)	0.002*** (2.40)	0.002*** (2.41)	0.001** (2.40)
智力水平	0.011*** (5.33)	0.007*** (5.27)	0.002*** (4.73)	0.003*** (4.79)	0.002*** (4.76)
年龄	-0.003*** (-6.61)	-0.002*** (-6.64)	-0.0003** (-5.72)	-0.0005*** (-6.33)	-0.0003*** (-5.66)
性别	-0.056*** (-10.84)	-0.034*** (-12.06)	-0.008*** (-7.51)	-0.011*** (-8.41)	-0.007*** (-6.86)
父辈年龄	0.0002 (0.87)	0.0002 (0.87)	0.00003 (0.87)	0.00006 (0.87)	0.00004 (0.87)
父辈文化程度	0.018*** (7.05)	0.011*** (6.84)	0.003*** (5.93)	0.004*** (6.07)	0.003*** (5.58)
父辈党员身份	-0.001 (-0.32)	-0.001 (-0.32)	-0.0001 (-0.32)	-0.0002 (-0.32)	-0.0001 (-0.32)
父辈担任职务	-0.001* (-1.68)	-0.001* (-1.69)	-0.0002* (-1.65)	-0.0003* (-1.68)	-0.0002 (-1.63)
父辈家庭规模	-0.007*** (-4.61)	-0.004*** (-4.61)	-0.001*** (-4.11)	-0.001*** (-4.31)	-0.001*** (-4.25)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101	7101	7101	7101	7101



五、进一步讨论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农村社会从传统的封闭状态逐渐与城镇相融合，而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也会因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而改变，有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能会得到替代，因此本文推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的正向影响可能会由此减弱，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P(Mobility_{ij}) = \Phi(\beta_1 trust_{ij} + \beta_2 trust_{ij} \times market_k + \beta_3 market_k + \beta_4 X_{ij} + \beta_5 M_j)$$

此处关注 β_2 和 β_3 的符号大小及显著性，若 β_2 显著为正，而 β_3 显著为负，则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会削弱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的正向影响。**市场化指数数据**的来源是孙晓华和李明珊（2014）一文中对于中国2011年市场化指数的测量结果。





五、进一步讨论

表6 市场化对于社会信任与代际职业流动关系显著性的影响结果

	(1)Probit	(2)OLS
社会信任	0.112*	0.082
	(1.94)	(1.58)
市场化指数	0.078***	0.074***
	(13.75)	(14.02)
交互项	-0.013*	-0.010
	(-1.68)	(-1.28)
智力水平	0.012***	0.010**
	(2.72)	(2.46)
年龄	-0.007***	-0.007***
	(-8.92)	(-9.70)
性别	-0.142***	-0.134***
	(-13.96)	(-13.75)
父辈年龄	0.0004	0.000
	(0.56)	(0.17)
父辈文化程度	0.034***	0.034***
	(5.73)	(5.77)
父辈党员身份	-0.009*	-0.007
	(-1.70)	(-1.40)
父辈担任职务	-0.0002	-0.000
	(-0.09)	(-0.25)
父辈家庭规模	-0.011***	-0.011***
	(-3.53)	(-4.2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7101	7101



六、总结与建议

➤ (一) 结论

一是社会信任作为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会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发生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二是社会信任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加快了群体内部社会网络的建立，对于代际职业流动有促进作用；

三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土化的影响，在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存在限制，其发挥的作用同样会受到影响，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减弱。

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广化，社会信任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逐步减弱，当省级市场化指数高于8.2时，其开始发挥负向作用。





六、总结与建议

➤ (二) 建议

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问题，增强代际流动，要关注农村内部的整合型社会资本，但在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同时，要逐步完善正式制度，加快市场化进程，使得农村与城镇相融合，一个健康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从实质上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流动，减小农村内部的机会不平等而引起的收入差距问题。





谢谢!

